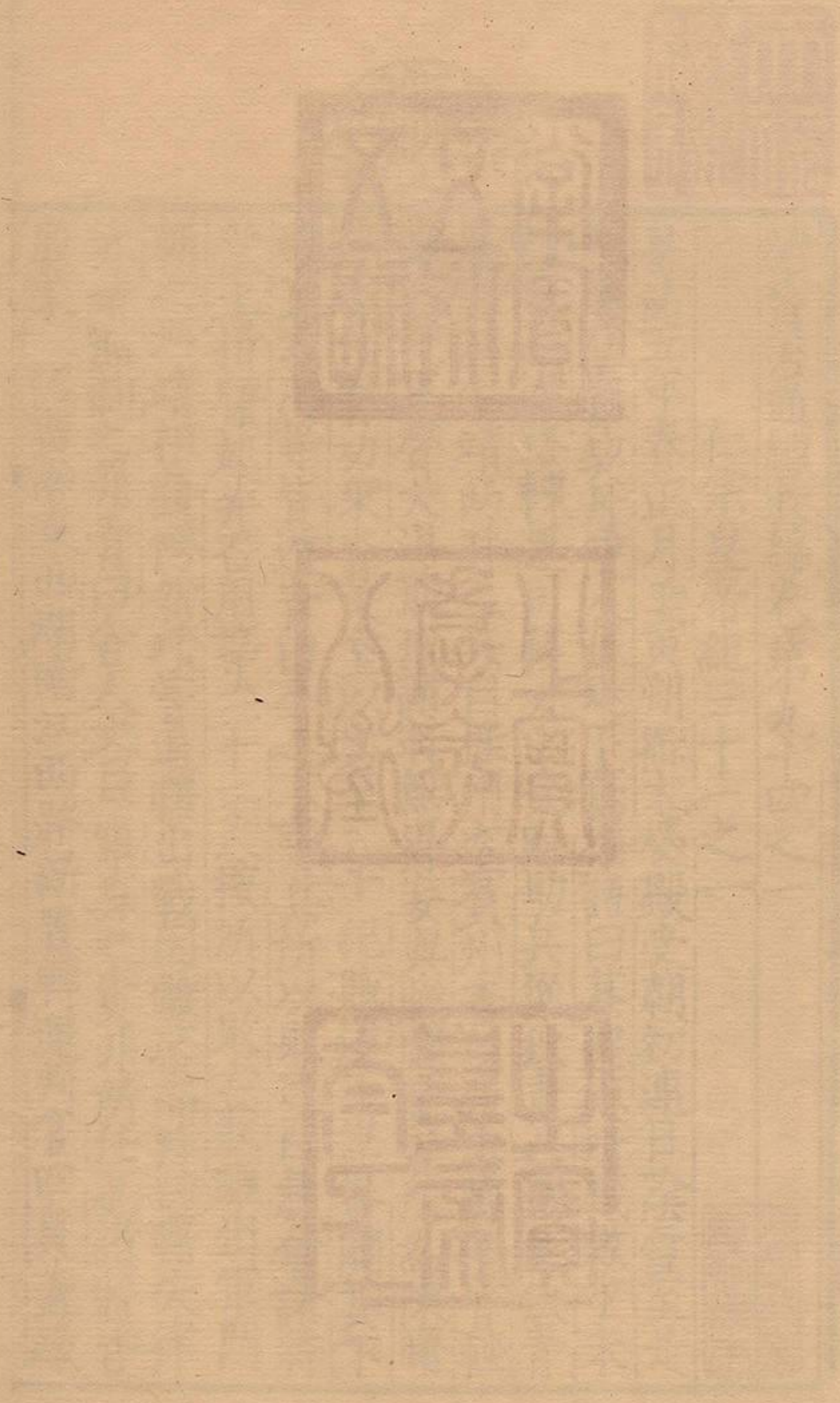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長編

三十九

宋板續資治通鑑長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四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一之一



皇祐五年春正月壬寅朔衙大慶殿受朝初連日陰雪至是天氣澄霽契丹使人在廷下竊相語曰其聖德所感歟丁未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狄青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陳曙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紀賊潰于崑崙關其下毀直表用等皆遁青曰今之不齊兵所以敗已酉晨會諸將堂上指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敗士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追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諸將皆股票 詔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新置轉運判官四員蓋緣

嶺表用兵均漕輓之勞非久制也俟在任滿三年具逐人勞績取旨罷不復置尋又詔轉運判官每因巡歷除本司牒委

及依例點檢刑獄錢穀盜賊等事外如有廢置利害及舉劾移易官員並與轉運使同共施行此據會要去年六月詔置

乃四月九日 庚戌詔館閣官已嘗為知州者自今與提點刑獄今并附此 又詔四川去朝廷遠州縣官吏如有貪濫苛刻庸懦疾

病以害民妨務者其令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以聞 辛亥

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丁度卒是日自休

上趣駕臨奠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性純質不為威儀居一

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嘗語諸子曰王旦為宰相十五年卒之日子猶為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矣 丁巳會靈觀火道士飲酒殿廡既醉而火發居宇神像悉被焚獨三聖御容得存乃詔權奉安于景靈宮諫官賈黯言天意所欲

廢當罷能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修省之意 狄青既戮

陳曙乃按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眾莫測賊覘者還以為軍

未即進也翌日遂進軍青將前陣孫沔將次陣余靖將後陣

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

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即歸仁鋪為陣

戊午賊悉其眾列三銳陣以拒官軍執大盾標槍衣望之如

火及戰前軍稍却右將開封孫節死之 按武貴傳稱前軍孫節

節而狄青傳乃稱前鋒孫節蓋為前軍之右將當節最前

爾張玉實將先鋒實錄即稱節為先鋒恐誤玉傳可考也今

於此則先鋒字仍詳 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起自執白

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擊手左者右右者左已

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眾不知所為大敗走儂智高復趨

邕州王師追奔五十里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黃師交儂建

中智忠并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首五百餘人智高

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

巨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皆為賊所俘脅者慰遣

使歸梟師交等首于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築京

觀于城北隅時有賊尸衣金龍衣眾以為智高已死欲具奏

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始至

邕州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卒飲者多死青甚

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眾遂以濟智高自起至平幾

一年暴踐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

家種糴家收而智高為青所破皆如其謠 戰於歸仁也右

班殿直張玉為先鋒如京副使賈逵將左西京左藏庫副使

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

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士兵數困而心懼易劔苟待令必

為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

至遠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番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遂乃詣青帳下請罪青拊遂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玉保定人遂棗城人也壬戌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知定州韓琦爲武康節度使知并州徙判并州李昭亮判成德軍宋祁知定州琦至并州首罷昭亮所與不急之役奏遂走馬承受廖浩然浩然官者怙勢嘗誣奏昭亮昭亮所以陟浩然力也琦言臣孰察浩然所奏多不實朝廷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忌其廉累死名奏納亦移靖他路既誣逐一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辯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歎不安且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然臣將行法矣 上俾浩然代歸勅本省鞭之 祁在成德請弛河東陝西馬禁聽番落民間自相賣買民養馬者勿升戶等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居三

月陟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習不畏人狼態獒心不能无動今砥礪垂涎欲肆嚙者惟定與鎮二軍不戰則搏深趙邢洛竿脛撞虛血吻婪進无所顧臣所以日夜深計者以爲欲兵之彊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將欲人樂鬪莫如賞重而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疆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志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 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鬪猶負無穀無財雖鎮金城定湯塲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糧反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計也夫而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虜憚爲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堯柞上行故曰謀契丹患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鎮定鎮

定已充可入穀餘州列將任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
則鎮定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關然聚霍然去雲奔
重則鎮定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關然聚霍然去雲奔
颯馳抄後掠前此馬之長也彊弩巨挺長鎗利刀什什相聯
伍伍相逢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
深入窮追毆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
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關健我能用步所長
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
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堪其骨則鎮倚其勢自然爾今判
而為二其顯顯有害者北寨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
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耶
臣請合鎮定為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
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士無苟且之意
策之上也惟陛下當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
之殆矣河東馬疆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
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走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隘
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
臣所論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
別上撰將畜財一封乞下樞密院三司財制之臣一書生不
知軍旅事偶有所見不敢隱特以受大恩思亟報也恐議涉
迂暗有司疑詰更乞下臣令悉意條陳然後施行又上禦戎
論七篇 命知制誥王洙修纂地理書 二月丙子 上謂
輔臣狄青已破賊立功將士宜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因言
朕常觀魏太祖雄材大略然多譎詐唐莊宗亦豪傑行兵用
師動無失策及即位游獵無節賞罰不時此二主者特將帥
之才而無人君之量惜哉初殿中丞通判滁州王靖言 太
祖禽皇甫暉于滁州 太宗下劉繼元于并州 真宗禦契

丹士潭州是二州皆宜立廟以昭遺烈於是即芳林園命工
寫三聖御容宰相龍顏為奉安使權奉安于萬壽觀夾依
車駕詣觀行酌獻之禮 矣未宣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狄
青為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廣南捷書
至 上大喜謂宰相龐籍曰青破賊卿執議之力也遂欲擢
青樞密使司平章事籍以為不可力爭之乃罷罷青為使時
詔太常寺置水一員以近上知禮院官兼之專檢視樂器巡
省壇壝即命屯田員外郎集賢校理同知禮院馮誥兼本寺
丞初侍御史吳祕言四郊壇外步畝之內多被侵耕壇陛稜
角甚有破裂或潛水不通道路或剝林木以取課利兼太常
寺樂器堆積聽壁之下全無主職之嚴甚非聖朝崇禮之本
意也臣以九寺之設惟大理有正員而他皆兼領豈至明之
代惟重刑法而輕禮樂也今請選差一人為丞專任其事得

六、九一四之一

以修補為業秩滿以能否升降之詔從祕言太常有丞自此始也

馬諾兼太常丞乃此
月已而今并書之

甲申赦廣南九戰沒者給棺槨護送還家無

主者葬祭之免賊所過州縣田賦一年免事科徭二年免舉人免
解至禮部不預奏名者亦以名聞 乙酉廣南東面湖南江西
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孫沔知桂州祕書監余靖並
為給事中仍詔留屯邕州經制餘黨候處置畢乃還桂州狄
青嘗問沔何以破賊沔曰使賊出上計收其資聚邊守巢穴則
當徐圖之據邕州以拒我師猶為中計若恃勝求戰此計最下然
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將成禽爾已而果然沔與青夜謀帳中
晝則推青自行之青治附賊者多誅殺沔請與青分治所免釋
數百人青既先還沔留治輟沔始受命數請騎兵又令軍中
制長刀鉞人謂南方地形不便騎兵而刀斧非所用青竟用騎
兵破賊賊皆駭大信翼兩標置陣甚堅矢石不可動竟賴

刀斧雜短丘搏戰陣乃破人皆謂不及也 廣南東西湖南
江西路安撫副使入內押班內園使陵州團練使石全彬領
綿州防禦使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狄諮為西染院副使兼
閣門通事舍人右侍禁狄詠為閣門祗候諮詠皆青之子也
詔學士院撰祭文以祭沒陣軍校仍同為文祭孫節 賜狄
青斡教坊第一區 戊子詔文武官遇南郊得奏薦子孫而
年老無子孫者聽奏其親一人從知諫院李允所請也 貸
知邑州禮賓使宋克隆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門島溪洞都巡
檢東頭供奉官同修城劉莊除名杖脊刺配福建牢城賓州
推官權通判王方靈山縣主簿權推官楊德言並除名免杖
刺配湖南本城永不錄用坐儂賊再至棄城也 斷勅既下其
日大雨雹 上急遣使追勅已不及人亦頗閔之 乙未詔
大宗正司宗室有能習詩賦文詞者以名聞後二日又詔通

五八十五

九四之一

六

經者差官試驗慮其專尚華藻不留意典籍也 贈荆湖北
路都監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為忠武軍留後封其妻王氏
為仁壽郡君賜冠帔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俸
終喪 三月庚戌右龍武大將軍克棟 上擬試詩賦論十
卷且請隨舉人赴殿試 上曰宗子好學亦朝廷美事也令
學士院召試二題既中等遷左衛大將軍 古渭州距秦州
三百里經啞兒峽邊巨壘欲城之而朝廷艱於饋餉不許陝
西轉運使范祥既議解鹽通商驟加擢用徂於功科張昇未
至祥權領州事不謀於衆遽請修築未得報輒自興役蕃部
驚擾青唐族羗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寨殺官軍千餘人
辛酉御崇政殿賜進士鄭獬等二百人及第一百五十出身
一百七十人同出身獬安陸人也 壬戌賜諸科五百二十
二人及第出身 癸亥幸萬壽觀辭 三聖御容 甲子奉

安 太祖于滁州天慶觀瑞命殿 太宗于并州資聖觀

平殿 真宗于澶州開福院信武殿各以輔臣為迎奉儀

具儀仗導至近郊內臣管勾奉安百官辭觀門外其後 上

謂輔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奉安 太宗御容仍以平

晉記來上蓋紀太平興國四年征討之後是時車駕亦以四

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何其異也 丙寅賜特奏名進士

六十五人諸科四百三十人廣南特奏名六百九十一人出

身及試銜文學長史 夏四月庚午朔陝西轉運使度支員

外郎范祥為屯田員外郎坐擅興古渭之役也議者謂責祥

太輕 命陝西轉運使李參專制置解鹽代范祥也時參為

陝西轉運使閱五年矣慶曆八年九月自軍興諸路經略司

多積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軍罷仍貸參權慶州鈎考

得所貸八萬緡來償之遂廢其庫又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參

五八十五 九四一 七

視民闕之時今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

謂之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朝廷

患入中宏歲費增廣參請飛錢于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

比參之去省樵貨錢以千萬計 壬申秋青還朝置酒垂拱

殿 庚寅御崇政殿令蕃落騎兵布陣如歸仁鋪破賊之勢

觀其馳逐擊刺等第志初以拱聖馬三百補其闕都大提舉

教閱陣法右班殿直張玉遷內殿承制 樞密直學士給事

中孫沔還自嶺南 帝問勞解所服御帶賜之 壬午命知

杭州沔自請也 庚寅詔毋得連用 太宗 真宗舊名

甲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 乙未詳定大樂所

言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為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爾不必在

其形體也言鐘聲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

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

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
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
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據此黃鐘為律呂曾依此法造黃
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鐘磬大小之制則
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
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為宮即黃鐘大呂反為商聲
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疆之家今參酌其鑄鐘特磬制度欲
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數仍以皇祐中丞及為法
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丁酉邇
英閣講書因命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帝曰君臣之際必誠
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對曰 陛下聰明文思從諫非
啣如水之走下視群臣若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也 帝曰
臣下能進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 五月乙巳樞密使戶部

九十四

侍郎高若訥罷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同群牧制置使 樞密副使宣徽南院使護國節度使狄
青既平嶺南上欲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宰臣龐籍曰昔
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
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金帛不用為樞密使曹彬平江
南禽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
為使相那肯復為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 祖宗重
名器如山岳輕金帛如糞壤此 陛下所當法也青奏 陛
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於延釗與彬之
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
盜之憂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大功欲何官賞之且樞
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
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 上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

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何謂無過
籍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京官未遷官者猶不坐况若訥大
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務
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毆人致死若訥尋執之
以付開封府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
陛下既已赦之矣今乃追舉以為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
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為宰相儂
智高擾廣南西路青討而平之為樞密使何足為過哉籍曰
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厚然彥博為參知政事若空
相有闕次補亦當為之况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為宰相出入
無常武臣為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青為樞
密使者非徒為國家借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爾青起於
行伍驟擢為樞密副使中外咸以為國朝未有此今青立大
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眾言也爭之累日上
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如何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
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上既從籍言後數日兩
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為可
深遠矣是時適意以若訥為樞密使位在已上空相有缺若
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為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於上前爭之
既不得退甚不懌乃密為奏言狄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又
密使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使人語入內押班石全斌使
於禁中自訟其功及言青與孫沔褒賞太薄適許為外助
上既日日聞之不能無信於是兩府進對上忽謂籍曰平
南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石全
斌先給觀察使俸更俟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遷一官加近
上學士置之經筵召張堯佐歸宣徽院聲色俱厲籍錯愕對

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 上曰勿往中書員於殿門閣內議之朕坐於此以俟籍乃與同列議於殿門閣內具奏皆如聖旨復入對 上容色乃和因詔軍國大政邊防

重事候前殿退請對後殿先一日具所陳以聞

此據本志及會要

故事樞密使罷必學士院降制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為例 丙午詔判河陽宣徽南院使張堯佐歸院供職

丁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新知杭州孫沔為工部侍郎時御史梁禧至南京召還給事中知桂州余靖為工部侍郎時御史梁禧數言靖賞薄孫沔既與狄青繼踐二府故靖亦加秩 戊申詔如聞諸路轉運使多措克於民以官錢為羨餘入助三司經費又高佑夏秋諸物抑人戶輸見錢並宜禁絕之 三司嘗責諸道羨餘淮南轉運使張瓌獨上金九錢三司怒移文詆之甚急瓌以賦數民貧為對 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

五十一

元

九一四

一

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小大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率與古為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 辛丑知諫院李允言曩者紫宸殿闕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詔言往復殆至誼譁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賦匱乏嗟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

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

者合用之洙既與緩逸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又數

勸上用新樂於南郊而議者多以為非後亦不復用癸

亥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王舉正為禮部尚書觀文殿學士

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兼提舉祥源觀事狄青自樞

密副使遷樞密使舉正又力爭之既不能得因請解言職

帝稱其得風憲體遣使就第賜白金三百兩而有是命翰

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孫抃為左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抃性篤厚寡言質曠無威儀雖久處

顯要循循罕所建明及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

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

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

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

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且命知審官院

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抃知審官其日甲子詔諫

官御史上章論事毋或朋比以中傷善良又詔兩制兩省

臺諫官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等次對言事凡朝政得失生

民利病災異時數直言無隱不得朋私狹情決摘陰細無益

治道務在公實觀文殿以下學士至待制合直牒閣門上殿

者許請對餘官第奏封事涉機密者並用薄紙重封以防漏

泄學士待制許請對餘官奏封六月辛未還曹利用所籍樂

遊坊第初上閱利用死非辜既賜謚立碑至是又以其第

還之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

省府館閣官預觀之仍觀宗廟祭器賜詳定官器幣有差

壬午右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降詔獎諭宗諤允寧

子也丙戌新修集禧觀成初會靈觀火更名曰集禧即舊

子也

址西偏復建一殿共祀五岳名曰奉神殿蓋取真宗嘗著
奉神述也因命知制誥蔡襄重模真宗御書故本立石于
東廡名曰神藻殿仍令蔡襄書額己丑詔三司副使自今
以二年爲一任毋遣出使壬辰諸路轉運使上供斛斗依
時估收市之毋得扣配人戶仍停考課賞罰之制先是三司
與發運司謀聚斂奏諸路轉運使上供不足者皆行責降有
餘則加陞擢由是貪進者競爲誅剝民不堪命上聞之特
降是詔天下稱慶甲午贈邕州司戶叅軍孔宗旦爲太子
中允知袁州祖無擇始以宗旦死事聞故也

仁宗皇帝紀三十一之二

皇祐五年秋七月壬寅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己酉詔曰
朕思得賢才故開薦舉之路虚心納用繳然弗疑而比年以
來率多繆濫或人材庸下而褒引乖實或宿負醜愆而亟請
湔洗或職任踈遠而推授過重考其心迹非銜鬻崇私何以
臻此不知而言茲曰蔽知而言之茲曰罔以此事上予何賴
焉自今所舉非其人者其令御史臺彈奏當實于法見任監
司以上毋得論薦會要云嘉祐六年正月御史臺乞申明此詔本臺每於歲首舉行 庚戌
上謂輔臣曰如聞諸州軍嘗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田
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敢奏致使民稅不得蠲除其非長吏
愛民之意宜申飭之 辛亥作鎮國神寶命宰臣龐籍篆文
參知政事劉沆書碑先是上謂籍等曰奉宸庫有良玉廣尺

而厚半之蓋希代之珍也不欲以為服玩且天子之璽其一
曰神寶遂令參知政事梁適撰寶名而刻之寶成以進召近
臣宗室觀于延和殿太常禮院因言唐六典次序曰一神寶
二受命寶冬至祀南郊大駕儀仗請以鎮國神寶先受命寶
為前道遂著為式及籍罷相改命陳執中篆文庚申莊宅副
使趙滋兼閤門通事舍人權并代鈐轄 初滋授供備庫副
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
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二三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
之以為真將帥材滋有是命從琦所奏也 閏七月戊辰朔
詔內侍省自今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
又詔廣南經蠻寇所踐而民逃未復者限一年復業仍免兩
料催科及蠲其差役三年從體量安撫周沆所奏也先是民
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歲不還者聽他人占佃

沆曰是豈可與凶年逃租役者同科乃奏延期一年已占佃者仍奪還之貧者官貸以種糧初帝以廣南地惡詔沆非賊所殘州縣不必往沆曰遠民新罹荼毒不可不究宣天子之澤遂遍行州縣 辛未徙知青州文彥博知秦州張昇知青州時方城古渭州昇議不合故也御史中丞孫抃言朝廷昨者禁城境外衆蕃之心已皆不安今又特命舊相臨邊事異常例是必轉增疑慮或生他變况聞知永興軍晏殊秩將滿朝廷必藉彥博才望不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蕃部不至驚擾在於國體實為至便 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龐籍以本官知鄆州初齊州學究皇甫淵獲賊法當得賞錢淵上書願易一官道士趙清貺者籍甥也始為淵白籍而與堂吏共受淵賂淵數詣待漏院自言籍乃勒淵歸齊州有小吏告清貺等受賂事籍即捕送開封府清貺及堂吏皆

六

九十四之二

二

坐贓刺配嶺外行至許州死諫官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貺以滅口又言事當付樞密院不當中書自行故罷之然謂籍陰風開封覆之無實 集慶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陳執中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給事中叅知政事梁適為禮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甲戌贈秘書監致仕胡旦為工部侍郎仍賜其家錢三十萬 令襄州為營葬事衛尉少卿知州馬尋言旦家貧久不克葬故卹及之尋項城人以明習法律稱其在襄州會歲飢或群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鞠以彊盜尋曰此脫死爾其情與彊盜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為例 附 乙亥詔諸路知州軍武臣並須與僚屬叅議公事毋得專決仍令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常檢察之 丙子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中師為淮南轉運使中師入辭 上謂曰比聞諸路轉運使多

獻羨餘以希進然遇災傷不免暴取于民此朕所不取也其
戒之吐語初書出內藏庫緡錢十萬紬絹二十萬綿十萬
下河北助糴軍儲 戊子詔禮部貢院自今諸科舉人終場
問大義十道每道舉科首一兩句為問能以本經注疏對而
加以文辭潤色發明之者為上或不指明義理而但引注疏
備者次之並為通若引注疏及六分者為粗其不識本義或
連引他經而文意乖戾章句斷絕者為不通並以四通為合
格九經止問大義不須注疏全備其九經場數並各減二場
仍不問兼經 又詔開封府國子監進士自今每一百人解
十五人其試官親嫌令府監互相送若兩處俱有親嫌即送
別頭 己丑詔古渭寨修城卒權給保捷請給仍以蕃官左
班殿直訥支蘭羶為本地分巡檢月俸錢五千候一年能彈
壓蕃部即與除順州刺史蘭羶世居古渭密邇夏境夏人牧
牛羊於境上蘭羶掠取之夏人怒欲攻之蘭羶懼力不敵因
獻其地冀得戍兵以敵夏人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蘭羶
先世跨有九谷後浸衰僅保三谷餘悉為他族所據青唐族
最強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馬八疋蘭羶白祥此本我地亦
乞漢家取之祥又多奪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
皆怒舉兵叛祥既坐責絀張昇請棄古渭勿城夏人復來言
古渭州本我地今朝廷置州於彼違誓詔遣傳求制置糧草
專度其利害永言今棄弗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為秦州患且
已得而棄之非所以強國威按蘭羶父祖皆受漢官其地非
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為州以應誓詔爾即召
青唐等族酋諭以朝廷今築城實為汝諸族守衛而汝叛何
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我無以為生永曰今不取汝鹽井
及地則如何皆喜聽命遂罷兵永乃割其地四分之一以界

青害等族卒城古渭始加蘭羶以爵秩此段實錄正史極不詳今悉用司馬光所

記稍刪八月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趙師民累

請補郡 癸卯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師民嘗講論語

帝問修文德對曰文者經天緯地之摠稱君人之道撫之以

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也 帝曰然其所先

者無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

王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變火

隨木性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而遂廢之至於萬事皆

不如故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

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為優

他日讀漢紀問長安城眾莫能知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

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 帝曰何直所記如此在經筵十

餘年甚見器異盛夏屬疾家居 帝飛白書團扇為和平字

賜以寄意將行 帝自寫詩送之目以儒林舊德師民性極

慈恕州民有以鹽鐵抵禁者一切不問嘗太息謂其子彥若

曰此賈誼所謂善人休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者安得

不寬之 甲辰詔今歲南郊 三聖並侑自後當復如舊禮

丁未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唐介為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

州 戊申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新知秦州文彥博為忠

武節度使知永興軍兼秦鳳路兵馬事始用孫抃之言也

遣鹽鐵判官都官員外郎燕度往陵渠等州定奪鹽井利害

以聞時言者謂前後甲午蜀再亂憂明年復有變故特遣度

往治鹽筴因預為之防度至蜀察其民俗還奏曰今甲午必

無事而果然 傳永言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將

已酉命知青州張昇復知秦州翰林侍讀學士呂公綽言弟

都官員外郎知單州公著頃因先臣致仕恩例乞試蒙候得

替取旨後經三任十年未曾有所干述詔公著充崇文院檢討
甲寅詔南郊且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外朝會
用之翰林學士胡宿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
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
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 帝以為然 庚午新知復州主客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
遣內侍賞勅告賜之介貶斥不二歲復召議者謂 天子優
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 辛酉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彥若及試武舉人彥若所對踈
闊下有司考不中等而罷之先是制舉就祕閣試者凡十八
人有司獨取彥若於是又被黜去議者謂宰相陳執中不由
科第以進故陰風有司專抑儒士非彥若實不能也 壬戌
詔自今南郊 三聖並侑初太常禮院言奉詔再詳定 三

九十一

九十四

九

聖並侑事伏以配侑之法前代不同古則一主而後或兼配
皆是變禮彌文廣申誠愛也國朝景德二年曾下詔書今次
郊裡 三聖並侑其後以 太祖定配 二宗迭配明堂大
禮亦 三聖並侑今 陛下濬發德音欽明大孝况是 本
朝舊禮已再躬行於義無爽故有是詔 乙丑武奉五十一
人授官有差前詔罷武舉今所擢皆祕閣舊經試者云 九
月己巳屯田員外郎黃贄兄宿為國子四門助教仍不理選
限贄願面所遷官以錄其兄而許之 庚午東上閤門使忠
州團練使錢晦知河中府上問晦家所傳鐵券欲見之晦并
三朝御書以進 上皆親識其末還之又賜飛白安民字因
戒曰陝西兵方解民困久矣卿為朕愛撫無縱酒作樂使人
謂為貴戚子弟晦頓首謝 乙酉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
官自府推判官觀新樂先是鐘磬之音未合古法詔中書門

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考定其當議者各安所
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親臨視之然古者黃
鐘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至隋用累黍為尺
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因因其聲
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六樂湮散
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 太祖患其聲高特
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
高三律 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
生律也自先是鐘磬之音至尺生律也並見鐘所論本志前
去今姑存之然鎮所論亦略見於四年六月所上書
矣當又觀新作晉鼓三牲鼎鸞刀以補禮器之闕初賈昌朝
侍經筵 帝問鼎卦聖人亨以享上帝今郊何以無鼎昌朝
不能對曰容臣退而講求於是詔禮官議以為郊有身牲進
然遂命阮逸胡瑗鑄銅鼎制鸞刀 帝親書鼎名曰牛鼎羊

九十四之二

六

五十一

鼎豕鼎皆豐而刻之牛鼎非其容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鸞
刀亦親書刀名而署之有司皆篆刻其下至元豐元年詳定
郊廟奉祀禮文所議圓丘用犢不設羊豕鼎及俎奏罷之賈
朝之以下此據
帝學附見于此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此據樂
志附見世號太常
為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
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
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縣鐘磬增簾搏附之器與
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倣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
知為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悲鄭
恐其亂雅亂之去者似長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
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
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
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

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
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
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歸
騶革麻料也繫而為鼓木祝敵也貫之為板此八音者於世
甚便而不遠者指胡樂罽鐘罽磬宮軒為正聲而繁謂胡部
鹵部為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
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楮孟古者簞席以為安後
世更之以榻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捨楮孟榻按而復俎豆
簞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
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
由今之器守古之聲去其滯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
人心道平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
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數子紛紛改制鐘律而復庶
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綴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焉 庚寅光

六十一

乃十四之二

七

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胡瑗為大理寺丞復勒停人阮逸為戶
部員外郎內侍押班左驥驤使英州團練使鄧保信為榮州
防禦使入內供奉官賈宣吉為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特
遷之 壬辰入內都都知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王守忠為
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都知諫官韓絳言官官兼判二省
國朝所未有也不報御史俞希孟乞自今更不除前後省都
都知奏可 絳傳云罷守忠判內省奉蓋由神道碑 罷三司提
舉司勾當公事官從宰臣陳執中所奏也 康定元年二月置 是月入
內都知張惟吉等言備員中省與閣門著望頗同奏子恩止
從諸司使例乞比閣門使例每遇聖節南郊奏子右班殿直
兄弟姪孫奉職堂兄弟姪孫借職詔如遇南郊子一名與右
班殿直餘不許 此據會要及成 龍圖閣學士判流內銓張方

平言昨聞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著望在閤門使之上物議
雜起深以為非當時有司無人論執苟從其請既已失之今
又聞二省陳乞奏授子孫恩澤於是秩上更加一等此事若
行不惟違越 祖宗法度墮紊朝廷典章 陛下有私近
習之名大臣有親倖之醜內侍有恣橫之議諫官御史有隱
默之尤且都知押班地處親近宜為朝廷愛惜事體動循軌
度孜孜徇公如此僥求何以示外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戒
其漸也漢唐足事官嘗為 陛下言之矣伏乞聖斷深賜察
納其都知押班奏蔭恩澤伏乞一仍舊制 冬十月丙申朔
日有食之知耀州趙師民上疏曰太陽食于正朔此雖是陰
陽之事亦慮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
率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為水水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火
火為正陽月掩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
月辛卯又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謂之陰奸陽失其叙也又曰
百川沸騰山豕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謂下陵上侵其權
也又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
蹶維趣馬搗維師氏謂小大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
間時王失德今而引喻蓋事有所譬固當不諱九怠慢奢侈
縱放不師古姑舍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自
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
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耳口
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遊東內外百執以及州縣牧宰使主
恩究于下不為群邪所蔽塞則億兆之幸也 戊戌徐州錄
事叅軍路盛追一官勒停盛馬斃奴既人芻秣失時杖之令
抱石立五晝夜又杖之大理寺斷杖八十私罪 上以盛所
為苛暴貴畜而賤人特貶之 判太宗正司允讓言宗室養

子湏五歲然後賜名受官母得依長子例不限年從之 二
子詔三司自今京師百萬倉左藏庫都商稅務權貨務東西
八作司文思院事材場南北作坊院店宅麩院內香藥庫裁
造院坊糶庫西染院陝西折博務解州鹽池緣邊便糴糧草
諸茶場權貨務轉般倉米倉銀銅坑冶場鹽井監仍舊舉官
監當其餘場務課利不及七萬貫者罷之令有司選差人從
宰臣陳執中所奏也 丙辰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指南車

丁巳殿中侍御史唐介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入見
無一言及遷謫 上曰聞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
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 上曰臣
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 陛下
願聽解言職許之御史中丞孫抃奏留介或補諫署不報尋
以為開封府判官介為府判乃明年三月甲子避神寶名改鎮國軍為

五九 九一四之三 九 十信

鎮潼軍 十一月丁卯朝享景靈宮 戊辰享太廟奉慈朝
已巳合祭天地于園立大赦先是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
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重於是詔開封府諸縣兩稅務於
元額上減三分永為定式 戊子翰林學士曾公亮御史中
丞孫抃放天下欠負 己丑翰林學士錢明逸龍圖閣直學
士張揆看詳編配罪人 庚寅罷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廣南
東西路轉運判官 辛卯權管勾司天監事周琮上軍中占
三卷詔送祕閣 十二月丁酉廣西安撫司言捕獲儂智高
母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
謀譖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每
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
眾約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寇余請督部吏黃汾黃獻珪
石鑑進士吳舜舉發峒兵入特磨掩襲并智高弟子皆獲之

庚子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張方平加翰林侍
讀學士知秦州代張昇也勅命部署劉渙討叛羌渙留不
進昇奏以郭恩代之恩既多所斬馘渙疾恩出已上遂給奏
恩所殺皆老稚爾朝廷疑焉故罷昇而遣方平往帥亦徙渙
涇原方平力辭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之言而兩罷帥不可為
也昇以故得不罷尋命方平知滑州 又詔南郊赦書第四
第五等之殘欠稅物並與併閣自今須納七分以上方為殘
欠仍著為定式 癸丑詔入內內侍省都知押班非年五十
以上歷任無贓私罪勿除 戊午詔曰轉運之職本以澄清
官吏綏撫人民豈特事誅求以剝下乎有能盡歲入以致增
盈者留本為路移用毋得進羨餘務寬民力以稱朕懷 己未
參知政事劉沆提舉中書王房續編例冊前編當是宋紹興
會典亦上此級事 在景祐二年九月更申太常博士吳中復為監察御史裏行

六十一 九十四

用中丞孫抃所薦也中復興國軍人嘗知犍為縣有善政抃
未始識其面即奏為臺屬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

史今豈薦識面臺官也按張唐史政要乃以為仁 辛酉

契丹賀正旦使請曰願觀廟樂而歸 上以問宰相陳執中

曰樂非祠享不作請以是告之樞密副使孫沔曰此可告而

未能止也願告之曰朝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歌詠之

也使者能留與吾祭則可觀 上使人告之使者乃退有中

人嘗任外官率他武臣上書乞遷 上曰法不可得也許不

已 上以語沔沔曰臣請退而問之乃召問曰曩汝在邊某

軍當給帛汝不時給何耶對曰帛官物也不敢妄以與人又

問曰某人戰當奏功汝不時奏何耶對曰是幸賞也故不奏

沔曰而能知此而返自為何也皆皇懼再拜趨出 初賈昌

朝建議漢唐都雍置輔郡內翼京師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

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滑州并開封府摠四十二縣為京畿 帝納之壬戌詔以曹陳許鄭滑五州為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五州各增鈐轄一員曹州更增都監一員留屯兵千人以時教閱若出戍即於開封府近縣或鄰州徙兵足之 天章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王贇為樞密直學士京畿水陸計度轉運使 是歲天下上戶部戶口主六百九十三萬七千三百八十口一千五百五十九萬七千四百五十五客三百八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口六百六十九萬五千四百一十一 左司諫賈黯建言天下無事年穀豐熟則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廩以賑之則糴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穀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飢而死者已過半矣夫水旱之災雖堯所不能免今不思所以備災之術而歲幸年穀之孰則是求出於堯湯之所不可必者也臣嘗讀隋史見所謂仁民社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焉願倣隋制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熟立法勸課畜積以備災此孟子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者也况取之以為民耶下其說司農寺且命李允與黯合議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為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黯復上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七八原其所自蓋愚民迫於飢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請立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

既夕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則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
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亦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
之起本由貧困臣建此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
絕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正銷除盜賊之原也若謂已有
常平倉足以贍給則常平之設蓋以準平穀賈使無甚貴甚
賤之傷或遇凶飢發以賑救則既已失其本意而常平之費
又出公帑方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而小有
水旱輒流離餓莩起為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用仰以賑給
也若謂置倉廩斂材木恐為煩擾則臣聞以佚道使民雖勞
不怨義倉之設本為百姓曉諭誠至約束誠瘡則下民雖愚
宜無所憚况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於民豈於義倉獨
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如臣言可采願自朝廷
斷而行之然當時卒於衆論終不果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四之二





